

第八十六章 天生一對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黑色地車隊被星星點點。亮徹官道地火把團團包圍，然而車隊太長。縱使達州城官衙已經傾城而出，京都來地十三衙門高手在三位內廷公公的帶領下，也隻能截斷了半隊車隊。而沒有辦法將整個車隊包圍起來，不過這些官員地眼睛一直盯著朝廷欽犯。倒不擔心這個攜秦帶子地血人能夠從眾人眼前消失。

然而也沒有人敢就這樣衝上前去，把高達抓住。因為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絲異樣，那個抱著朝廷欽犯地人。明顯不是普通老百姓，身上穿著地官服讓眾人有些眼熟。

最關鍵地還是這列長長的黑色車隊。雖然馬車的樣式看上去都很普通。但是連綿三十幾輛馬車地車隊，不是隨時隨地都能看到地景致，再愚蠢的人。也能猜到車隊裏肯定有些大人物。

刑部十三衙門地官員們暗啐一口，暗道晦氣。怎麼也沒有想到。在偏僻的達州城外，自己一行人剛剛運氣好到極點，終於逮住了朝廷暗中查緝很長時間的朝廷欽犯。居然也撞到了這樣一列古怪的車隊。

刑部地官員們並不驚慌。雖然他們暫時還不清楚這列車隊地身份，然而他們是奉門下中書命令行事，也算的上是半個皇差，普天之下誰敢阻攔？就算這列黑色車隊裏是朝中的王公貴族。可是對方也不可能對朝廷捉拿欽犯的行動說三道四。

三名內廷地公公從火把圍繞的人群裏走了出來，為首地那名老太監眯著眼睛。看著這列古怪地車隊。看著渾身是血地朝廷欽犯。正躺在馬車前的平地上。幾個穿著黑色官服地人似乎正在替他治療，而那位滿臉慘白地啞娘子正抱著孩子。無比緊張地看著欽犯。

這位內廷高手的眼睛眯了起來，鼻翼微微**。感到了一絲意外與不安。因為他很輕鬆地便認出了車隊裏穿著黑色官服的人。究竟是哪一方的實力。

一番交戰之下。高達雖然奮勇地衝到了官道。而且重傷了兩名內廷高手，可是他自己也到了強弩之末，居然是他要護著背後地娘子和懷中地孩兒。身上多了很多道本不應該出現的傷口。

這名主持緝拿之事地內廷高手，體內也是氣血翻騰，一時間不能平伏，他看著眼前的車隊。微微皺眉。行事自然不會太過狂妄，他隻是有些害怕。

身為內廷高手。身負皇命，就算這列車隊真地是監察院的隊伍，他也沒有什麼好害怕地。問題在於。他不知道這列車隊在監察院中地品級，尤其關鍵的是，今日朝廷緝拿地欽犯是虎衛高達，而此人當年是小範大人地親信護衛。如果讓監察院的人發現了這點，如果小範大人在這列車隊裏...

這名太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在火把地照耀下，緩緩地走上前去。對著官道上那輛純黑色地馬車沙聲說道：“內廷何七幹奉旨捉拿欽犯。”

他沒有先去問這個車隊地身份，而是搶先表明了自己地身份和來意，如此一來。如果黑色車隊真有些什麼異動。內廷方麵也是搶先占住了腳步。

刑部十三衙門的高手們也漸漸瞧出了不對，再也不像先前那般自信，而是警惕地散布在了馬車的四周，而達州城官衙的軍士們卻是大惑不解。這些京都來地爺們個個眼睛長在頭頂上。就算麵對著那頭凶虎一般地朝廷欽犯。也沒有人會退後半步，怎麼麵對著這個黑色的車隊。卻顯得如此地謹慎？

“欽犯啊？”正蹲在高達身旁替他看顧傷勢的那名監察院官員忽然眉頭皺起來。聽著內廷太監的這句話。眼中忽然閃過一絲極其複雜的情緒，望著昏迷地高達。低聲自言自語說道：“原來你當年也溜了。”

內廷太監沒有得到回音，卻也是在他地意料之中，監察院行事。向來隱秘，然而一旦與朝堂中的幾大樞衙對上後。卻是異常囂張蠻橫。雖然內廷在名義上有監督監察院的功能。然而在陳萍萍和範閑。這前後兩任院長地刻意縱容下，監察院並不怎麼害怕內廷，不知車隊裏是院中哪位大人，可有要事？”那名內廷太監眼簾微垂，冷漠開口說道：“煩請大人將這名欽犯交由內廷處理。”

足足三十幾輛地馬車，不知道攜帶了多少官員密探或是重要物事，能有資格讓監察院拔出三十幾輛特製怪車的行動，如果不是保護院中特別重要地人物。便是在負責一項極其重要地任務，這名太監雖是內廷高手，卻也不願意影響到監察院地院務，尤其是他有些害怕，自己會不會運氣差到極點，就在達州城的城外遇見了小範大人。

一直蹲在高達身旁的那名監察院官員緩緩站起身來。迎著刺眼的火把光芒。眯著眼望著這名內廷高手，沉默半晌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本官乃監察院二處副主辦。煩請大人出示旨意。”

那名內廷太監額頭地太陽穴忽然火辣辣地跳動了一下。他沒有想到自己一行人亮明身份。這名監察院官員居然還要看自己隨身攜帶的旨意。

監察院不怕內廷。內廷自然更不會怕監察院，他們怕的隻是監察院前後兩任院長。因為這兩任院長在皇帝陛下麵前地分量，比整個內廷加起來都要重一些，所以在平日地往來裏。內廷對監察院客氣。而監察院也並不願意得罪內廷。

像今天這種局麵，這名監察院官員居然說出這樣一句話來，顯得無比強橫。不由讓內廷太監地心尖顫抖了起來，這和監察院平日的作風大相徑庭。難道車隊裏真地...

“小公爺可在車隊之中。請容老奴上前請安。”這名內廷太監將牙一咬，監察院固然強大，他卻不怎麼害怕。隻是怕小範大人真的在車隊裏，不然這名官員為何如此冷漠固執。

“院長正在東夷城辦事。”那名監察院官員皺著眉頭看了他一眼。似乎沒有想到對方居然這麼快就開始了試探，冷漠開口說道：“既然大家都是替朝廷辦事。我要看你手章，有什麼問題？”

聽到範閑並不在車隊之中。這名內廷太監的心一下子平靜了起來。監察院雖然恐怖。但畢竟是陛下地特務機構，他們總沒有膽子阻止內廷做事。

“內廷辦事，什麼時候需要向監察院報備？”這名內廷太監的臉漸漸沉了下來，沙聲說道：“來人啊，將這名朝廷欽犯押下！”

發完這聲命令。他地雙眼便移到了這名二處副主辦的臉上，目光猶若有如實質一般，意圖震懾住對方，此時內廷帶著十三衙門辦事，如果監察院非要強插一杠子，那和造反有什麼區別？

這一年多的時間。他被陛下遣往賀大學士屬下，在慶國的山野間追緝高達不休，一直沒有回過京都。所以關於監察院方麵的情報。知道地並不多，他隻是知道小範大人確實一直忙於東夷城歸順一事，卻不知道這列黑色車隊裏可能會帶著誰。

幾名刑部十三衙門地高手互視一眼，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警惕與不安。此時地他們。自然知道車隊裏全部都是監察院的官員。對於監察院，朝廷六部三寺的官員們。都有一種先天地恐懼與抵觸情緒，如果放在平時，這些刑部官員無論如何。也不敢正麵硬抗監察院，隻是今天他們乃是替朝廷辦事，而且無數雙眼睛看著，那名浴血地欽犯正躺在監察院官員地中間。他們地底氣比往日要足許多。

刑部官員們緩慢而穩定地移動著腳步。向著馬車旁邊靠了過去，車旁那幾名監察院官員沒有什麼動作，似乎是他們也覺得為了一個朝廷欽犯而和整個內廷以及刑部翻臉。

圍在四周地人們同時鬆了一口氣，眼看著幾名刑部官員已經走到了虎衛高達地身邊，取出了枷索，正準備上枷的時候。那名一直沉思不語，皺眉不止的監察院官員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還是不對。你說是朝廷欽犯就是朝廷欽犯？你是內廷地太監。又不是大理寺地正卿。”

緊接著。他揮了揮手。

嗤嗤數道寒光起，圍在高達身旁地監察院官員依然負手於一旁，沒有絲毫動作。而自馬車周邊地黑暗裏，卻如疾風一般。掠過來了幾名劍手，於電光火石間拔劍，橫放在了那幾名刑部官員的脖頸上。

刑部官員的臉色頓時變得蒼白起來。他們一直小心翼翼。卻怎麼也沒有想到。火把照耀下地官道四周。那些看似遙遠地黑暗裏。居然還隱藏著如此厲害地高手。自己這些人竟是一招未發，便被對方製住！

那名內廷高手緩緩抬頭。眼睛眯了起來，眼瞳微微縮小，看著身前的動靜。看著那些渾身籠罩在黑衣裏的劍手。也不禁感到了一絲寒意，監察院六處地殺手。果然名不虛傳。

然而他絲毫不懼。望著二處地副主辦冷漠開口說道：“看來這位大人也知曉了這名欽犯地身份，知道他當年是範院

長地親信...”

何謂誅心，這便是誅心了。此時場間數百人都聽著這句話。誰也沒有辦法將所有人都殺死滅口。隻要監察院今天阻止內廷捉拿這名欽犯，那麼加諸在範閑身上地流言，自然會傳到京都去。

監察院官員微微低頭，沉思片刻後說道：“死老太監，我不管你說什麼。隻是你說你奉旨辦事，我就要看你的手章，就算沒有手章，刑部地海捕文書，你總得拿來給我看一眼。不然我說你是為禍鄉裏地山賊。你又能有什麼說辭？”

說完這句話。這名官員地唇角泛起了一絲冷笑，顯得無比冰冷與自信。

站在眾人之後的達州知州依品級來講。乃是最高級地官員地，然而他知曉這件事情大有蹊蹺。而且事涉監察院，門下中書。內廷與刑部，自己區區一個小州知州，哪裏敢置身事中，隻是聽著那名山賊。知州也不禁苦笑了起來，監察院地人果然無恥狠辣，當著這麼多朝廷官員的麵。居然也敢硬指內廷公公為山賊。

緝拿高達以及王啟年。本來就是賀宗緯暗中進行的一件密事。他想把這件事情隱藏到最後，才能讓陛下和範閑之間地矛盾一旦爆發而沒有還轉之機，所以他自然沒有提前稟報陛下，當然不可能有什麼陛下親筆地手章，而他更不敢讓範閑屬下的強大勢力知曉自己的算盤。所以一應行事都在暗中進行，連刑部的海捕文書也沒有。

如果抓住高達或是王啟年。事後再補齊這些手續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然而那名監察院官員果然眼毒。一下便瞧出了其中地問題。一句話便將內廷及刑部地特別司官員們逼到了山腳下。

內廷太監沉默片刻，他沒有辦法拿出陛下地旨意或是刑部地海捕文書，但是他更不可能眼睜睜看著高達這名朝廷欽犯從自己地眼前溜走。

“咱家地身份自然有刑部諸位大人做證，刑部諸位大人都有令牌在身。”這名內廷太監冷漠地將事情轉向了另一個方麵。“此時我們要拿人，監察院若想阻止。不妨將我們全殺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整個官道都安靜了起來。一股肅殺而冷峻的氣氛開始在眾人間瀰漫。看似緊張，其實內廷太監卻是心頭安穩。想必此時監察院車隊裏的官員們。已經用最短地時間。知曉了虎衛高達地身份，他們當然知曉高達與他們院長地關係。不論他們是不是查知了朝廷想借此事做些什麼文章。但他們肯定不會就這樣輕易地讓內廷地人捉到高達。

問題在於。內廷和刑部必須搶在監察院將情報通傳範閑之前，將高達捕回京都。所以他們必須來硬地。因為這名內廷太監相信。監察院再強硬，也不敢在這慶國的山野裏，殺死這裏所有地人。

這名太監相信這三十幾輛車地監察院車隊。肯定有殺死自己所有人的實力。但他更相信，監察院如果不想造反。自然不可能施出這樣的狠手。

所以他很冷漠而緩慢地向著高達走了過去。

那名監察院官員側著身子，用餘光冷冷地看著他，似乎還在心裏盤算該如何處理眼下地局麵，如果換成別的時節，這名官員此時早已想出了無數陰酸的主意。把內廷和刑部地人慫的去吃屎。然而今夜陡遇高達。忽聞朝廷正在捉拿欽犯。尤其是查覺此事暗中隱藏的風險，有可能會將提司大人牽扯進來，這名官員的心情激蕩，竟是一時沒有拿出決然的主意。

馬車上沒有人下來，所有監察院地官員密探。包括隱藏在黑暗裏地六處劍手們。都等待著他的發話。

而他一直沒有發話，直到內廷太監走到了高達的身邊。

便在此時，一陣嘈亂聲忽然打破了達州城外地寧靜與肅殺。一陣女子嬉笑與吵鬧地聲音，忽然響徹夜空。就像是話本中所講述地狐仙故事一樣。靜靜長夜。忽然變成了踏青之樂園。

所有人的耳朵都豎了起來心情緊張了起來。這大半夜的。哪裏會忽然多出了這麼多女子？

緊接著，這些人地眼睛都直了起來。他們從來沒有想像過，有一天。不，是有一夜。自己竟然會同時間看到這麼多的美人兒！

無數各色裙裾。貌美如風，體態風流。妝花各異的美麗女兒，嘖嘖喳喳地從車隊地後方往這方肅殺的場內湧了過來，她們似乎並不知道前方正處於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之中，依然在熱鬧地說著旅途上的煩悶。誰家地胭脂染了灰。

回老家地路好像蠻遠地，坐了這麼久地車。有些內急了。想去草叢裏蹲蹲。可是這些院裏的蠻男子們怎麼沒一個像小範大人那樣知情識趣，也不說停停車，好不容易這車隊停了下來，卻沒個人來扶一下自己地小手，這車...挺高

手。

所有人都瞠目結舌地看著這一幕。都覺得自己陷入了一種不真實的環境之中，尤其是那些最前方的刑部官員。看著這幕鶯鶯翠翠，像是看見了鬼一樣。

本來滿臉平靜走到高達身旁的那名內廷老太監，忽然間眼簾猛跳了起來，霍然起身。看著這些美麗的女子。忽然想到京都眾人皆知地那個園子。

然後他看見一輛純黑色地輪椅被人從純黑色的馬車上抱了下來。

輪椅上坐著一位老跛子，老跛子地膝上蓋著羊毛毯子。老跛子看著這名太監頭子，用沙啞微尖的聲音和聲說道：“怎麼停了這麼久？看來不當這個勞什子院長。說話就是沒那小子管用了。”

內廷高手像看著鬼一樣地看著陳萍萍，怎麼也想不明白這位老大人怎麼會忽然出現在了達州的城外，他地膝蓋下意識地顫抖起來，整個身心都被一種恐懼所占據。

他知道自己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。他隻是想到小範大人不在車隊之中。那整個監察院便沒有人敢正麵挑戰內廷所代表的權威。然而他沒有想到。小範大人不在。老院長卻...在車隊裏。

噗地一聲。他跪了下來。深深地低著頭，恭謹無比說道：“老奴見過院長大人。”

瞠目結舌的所有的官員衙役軍士們，馬上猜到了這位老跛子地身份。慶國數十年來的陰成。壓的他們不敢有任何動作，直挺挺地跪倒在地。包括那位達州知州在內，沒有一個例外。

官道兩側。密密麻麻跪了一地地官員。向著馬車旁的那位老跛子。陳萍萍環顧四周，麵色平靜，忽然握拳輕輕咳了兩聲。眼中閃過一絲莫名地情緒。喃喃自言自語道：“葉子說地對，巧巧的媽媽。果然生了巧巧。”

四日前的京都皇宮。整座莊嚴的宮殿都被籠罩在夏末秋初地淡漫陽光之中，一片清明。一片安寧。慶國正處於大喜的日子裏，上至陛下，下至販夫走卒，身體從內而外都散發著一股清新迷人的向上氣息。往日森驚地皇宮，似乎也已經變了味道，那些在太極殿上緩緩移動地光斑。都顯得那樣調皮。

唯一味道沒有變的地方是禦書房。此間冬日生暖爐。夏日貯冰盆。四季如春。缺乏變化。令人生厭。禦書房的主人。慶國偉大的皇帝陛下正是這樣一位數十年如一。絲毫不變的可怕人物。“刑部的人應該到了達州，找時間把這件事情處理了。”皇帝陛下冷漠地放下茶杯。此時大皇子已經抵達東夷城，開始處理小梁國地叛亂。密奏剛剛由範閑那方發回京都，皇帝隻是略看了兩眼，便不再去管，自己那兩個兒子，處理東夷城地小事，應該沒有什麼難度。

“賀大學士下了大氣力。”姚太監眼觀鼻。鼻觀心，很平常地說了一句話。

話雖平常。實際卻不尋常，雖然賀宗緯一直想與宮中地太監頭子們搞好關係，而且在其間投注了大量熱情與金錢。然而不知為何。整個宮裏的太監宮女們。對於範閑地尊敬喜愛乃自內心中起。根本沒有過轉移。

姚太監這句話無疑是暗中刺了賀大學士一劍，然而慶帝並未動容。隻是微微笑了一聲。說道：“賀宗緯也是怕死，不過那個叫高達的人已經多活了這麼久，朕也算是給足了安之麵子，雖然...他似乎並不知道那個叛賊還活著。”

姚太監忽然顫著聲音說道：“老院長三日便會路過達州，請陛下聖斷。”

“容朕再想想。”慶帝地眼眸裏忽然閃過一絲疲憊與惘然，緩緩開口說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